

鳄鱼宿营地

曠灑·栽·考弗因 著

张宏良 译

朱忠良 校订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‘动物凶猛’惊险魔幻系列

你还想读吗芽

《鳄鱼宿营地》是不是够惊险芽
这样想象丰富、情节紧张奇特的故事还有很多，下面是本系列另外缘本的故事内容，定定神，再选一本读读吧选



内 容 提 要



《獠牙大虎》

艾伦从来没有害怕过像小猫一样的幼虎，可忽然有一天，他听到三只长相酷似猫的幼虎正在计划它们下一顿吃什么，它们正在讨论如何吃掉艾伦的邻居。

很快，艾伦就听说那个老妇人失踪了，艾伦很害怕，他希望这一切都只是在噩梦中，可事实是——它们开始谈论如何处置他了。

《宠物商店》

你无法在地图上找到这个地方——但你到了那里就知道了。你将被关进囚笼里——狗将牵着皮带领你去散步。狗占领了整座城市，而你成了它们的宠物。你能得到的工作将是成为狗太太们宠物房里的宠物，或者成为狗先生们宠物花园里的宝贝。别以为你可以偷着逃回家，它们会抓住所有在马路上溜达的人，并且将这些人变成动物……真是太危险了！

《逃出墓穴》

比利的狗霍华德带着它所有的朋友从宠物坟墓中重新活了过来。

每当夜晚到来，那些已经死去的猫狗就跳出它们的墓穴，去追逐那些曾经威吓鞭打过它们的人，将他们的身体绑住——现在轮到它们起来反抗了。

《我的老师是臭虫》

当你第一天去一个新学校上课，你一定希望能获得一些新奇的感受——但并不是想遇到一个长着六条腿，有着很大的黑色眼睛和爪子般嘴巴的东西……这个古怪神秘的东西正站在黑板前充当教师，它像人一样走路和说话，带着领带，但马丁先生是一只臭虫——一个有着昆虫一样毛茸茸手的可怕家伙，整个城镇都在它们的邪恶控制之下。

《如临深渊》

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神秘、古怪的气味，学校周围的人行道也已经在晃动了，水泥地噼噼啪啪地裂出了一条长长的裂缝，一个巨大的正陷于极度饥饿状态的怪物已经出现了。但只有一个步行去学校的少年注意到了这一切，也只有他听到了从地球深处发出的恐怖的咆哮声，那是一个已经有

几百年没有吃东西的怪物.....
而现在正是吃午饭的时间！

二

“鳄鱼”是我的主意。

其实，我们并不打算伤害任何人，只想吓唬一个专门欺负人的家伙。汤米·齐查是夏令营里最可恶的小孩。他常把别人推进水塘里，还干些其他令人厌恶的事。他最喜欢的恶作剧之一，就是当他知道辅导员不在，躲在辅导员的小屋后。当你路过，他猛地跳出来。你尖叫得越响，他笑得越高兴。

过火的玩笑，是吗？

所以，你应该可以理解，为什么我和我的朋友马克想给他一个教训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会在湖里放一条真的鳄鱼！之



后发生的一切可与我们无关。你可以管它叫做“侥幸的巧合”。

唉，应该是“不祥的巧合”。

所有的一切，都发生在我们到达“日出宿营地”的第一个周末。它是——或者说曾经是——西弗吉尼亚山脉中相当酷的夏令营。当时是这个宿营地开放的第一年。很久以前，这片土地曾隶属于一个军用基地。军队在湖中进行海滩登陆演练，并且放置了钢梁和其他东西使登陆更像实战。这些钢梁被称作障碍工事。巨大的工事使得登陆艇很难向河滩航行。障碍物都在水面下，所以我猜想士兵和它们遭遇一定会大吃一惊。

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，军队甚至在这里测试炸弹。当时那可是最高机密，但战争结束后，他们就不常来这里了。最后，政府把土地出售给了想建宿营地的人。

废弃的土地，被群山环抱。除了宿营地，就是茫茫荒野。广告中他们强调：“一个真正的荒野体验”。在森林中徒步旅行、露

营——每个人都喜欢这主意，包括我在内。

我到宿营地的第一天就认识了马克。也就是那天，我和汤米·齐查相识。起初五分钟，汤米看上去并不坏。但当我一转身，他就伸出了脚。我没看见，然后我的脸栽进了一碗水果色拉中。太可恶了！我的鼻子上顶着一个樱桃，整整两天我的头发闻起来像橘子。是不是很好笑？哼！

从此以后，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糕。星期五，马克和我终于决定，必须让这欺负人的家伙尝一尝他自己酿的苦果。现在，我想不起来当时是谁先出的主意。我们开工了，制作模型！如果你曾做过模型，你就会明白这种东西可以塑造成任何形状的东西。

包括塑造出一条鳄鱼的头。

如何决定和制作鳄鱼头的那令人厌烦的细节部分，我就略过不提了。马克把一本关于不同种类动物和爬虫的书带到了宿营地。我们用其中的一幅图画作为指南。很久，我们才计算出如何正确安装牙齿，并且花了更长的时间给鳄鱼头涂上恰当的油



漆,以免它撞击水面时碎裂。很幸运,大多数活动我们被分作两个团队,汤米在另一个队。当他不在的时候,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去完成鳄鱼头。即便如此,直到星期三,我们才准备妥当。

我不得不说,当时它看起来确实像是一条活生生的鳄鱼。大而鼓胀的眼睛,邪恶的牙齿,嘴里甚至有一缕鲜血。我猜想,如果你穿过湖中时这个鳄鱼头正向你迎来,你可能会吓疯了!

老汤米一定也会。

我们把鳄鱼头藏在湖边的矮树丛里,等待时机。而当我和马克悄悄溜走时,凯尔·彼特逊——宿营地的游泳教练——正把所有的营员组织起来上仰泳课。

我克制不住地想笑,相比之下,举起鳄鱼头放入水中的困难实在微不足道。它虽然很大,但非常轻。马克和我戴上有通气管的面罩,也滑入水中。我们静得像幽灵,从容地游向被绳索围起的区域。其他所有的人正在那里练习游泳。太幸运了,汤米被安排在最靠近我们的一条泳道。当马克一边

源

推着鳄鱼头一边前进时，我戴着面罩潜泳到练习区域。在离汤米不远处，我“腾”地从水中冒出来。

“进行得怎么样？”我褪下面罩说。

“你们怎么回事？”他问。他不断向后划水，但你也可以说他正在挣扎。水很浅，他的脚不时地要触到湖底。“他们派人回小屋找你和马克老伯去了。”

我猜他也许认为这话很有趣。我笑了，并不是因为汤米的笑话，而是那即将要发生的精彩场面。

“湖水不错，是吗？”我在他身边游着。不是吹牛，我一直是很棒的游泳健将。我妈妈是一名红十字会的教练，所以我三岁时就学会了游泳。我曾在现今每一支游泳队呆过，甚至还击败了许多大孩子而赢得比赛。这主要是由于我花了许多时间训练的缘故。

“戴面罩有什么用？”汤米问，我正紧跟着他。

“喜欢潜泳呗。”我回答他。从眼角中我看见汤米和鳄鱼头已经非常接近了，因此



我开始执行计划的下一个步骤：潜泳到汤米身后，阻挡他前进。

“嗨，你挡我路了。”汤米说。他不得不扭转身以免和我相撞。

接着汤米看到了它——鳄鱼，正朝他冲来。嗜杀成性的、饥饿难耐的鳄鱼！

“救命！救命！”汤米大声尖叫，“救救我！哦，不！哦，不！”

我不记得他的每句呼喊。其中一定有些诅咒的字眼，但它们大多数都被尖叫声和水花溅起声淹没。辅导员开始呼喊，哨声被吹响。马克和我呢，笑着，大笑，不停地笑。

那时我们不知道，在不远处，两只圆瞪的、鼓胀的鳄鱼眼睛正注视着所有的一切。这对眼睛可不是纸做的假货。那可是真的！

一
二

当然，我们的小小玩笑惹来了大麻烦。说实话，马克和我承认，自己理应受到惩罚。这个恶作剧和我们原来计划的结果相去甚远，我们只是想回击一下汤米，而不是吓唬营地所有的人。一些孩子变得极度惊恐，游泳教练凯尔帮着其中两个回到了岸上。另外一个孩子被沙滩上的原木绊倒，把膝盖摔坏了。

所以，营地主任沙利文先生问我们是否应该为此受惩罚时，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和他争辩。罚就罚吧。

“你们认为，什么惩罚比较合适呢？”他问道。沙利文先生把我们叫到他的办公



室。湖边最酷的房子大概就数它了，比我们住的木屋大三倍，还有圆形屋顶，就像老式飞机的吊架。每天早晨，沙利文先生如同一架喷气机似的从屋中跑出来。

“没有可以变通的方法吗？”马克问。

沙利文先生皱起了眉头。我想，我们不会如此轻易脱身了。

“大概在湖区没有什么特别待遇。”沙利文先生也暗示道。

我们都快懵了。这就意味着，再也不会游泳和划独木舟的事了，同徒步旅行说再见吧。也许我们只能打道回府了。

这一切都是我们自找的。

“如果您这样考虑的话，先生。”马克说。

我也点头同意。

“好吧，也许稍微严厉了些。”沙利文先生说。他的脸圆圆的，还留着个板刷头。许多孩子在他背后叫他“桃子脑袋”，因为看上去确实像，尽管他非常和蔼。“在以后三天里给你们一些优惠怎么样？”沙利文先生提议，“你们只能在上课的时间游泳，而不

能随意游泳。当然,优惠期也意味着明天你们不能和我们一起徒步去力帕山脊。”

听后我倒吸了一口凉气,力帕山脊之行将是我们的第一次通宵远足。我整个星期都在盼望着那一天。力帕山脊坐落在越过湖区的山脉一侧,景色如梦如幻。

不过还会有其他的徒步旅行。总而言之,马克和我稍稍轻松了些。原以为我们会受到更严厉的处罚。

沙利文先生从他的大木桌后站起来,拾起我们的鳄鱼头——它被放在地上。湖水使它受到些许损坏,但却把它变得更可怖。

“我想说,你们有一些天才。”他说,“处罚结束后,我乐于看到你们把天才用在实处。”

“我们会的,先生。”我说。

“理查德可能会对此感兴趣。”他说,并把鳄鱼头交给了马克。理查德·莱特利是我们营地里的博物学家。他是野生物方面的专家,例如动物、植物之类。“也许理查德会在一次午后讲演中用到它。它太逼真



了！你们是不是很了解美洲鼯？”

“嗯，对不起，先生。”我说，“但它是一条鳄鱼。”

“鳄鱼？”

“是的，先生。因为它的吻喙更窄。”我记得在马克的书里读到过，“而且齿列也不同。”

“鳄鱼更凶残。”马克阐述了我们制作鳄鱼头的首选理由，“美洲鼯整天闲逛，从不烦扰人。但鳄鱼就是另一码事儿了。”

“嗜血如命！”我说。

“啊。”沙利文先生凝视这鳄鱼头。“非常有趣。”他点了点头，对我们说，“你们确有天赋，我希望你们把天赋用在实处。”

“我们会的，先生。”我重复道，“我们会的。”

天啊，马克真会给我惹事。刚走出办公室，马克就拉高了嗓门：“我们会的，先生，我们会的。”“嗯，对不起，先生。我们会的，先生。”他不停地嘲笑我。

“噢，闭嘴。”我终于忍不住了，“我从来就不是马屁精。”

囧